

想起了孤岛夫妻哨

陈汉忠

中秋节将至,金陵街头,霓虹闪烁,人头攒动,月饼飘香。不知怎的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40多年前的中秋往事,想起大官湖上那座孤岛,想起坚守孤岛十载的夫妻哨。

大官湖横卧在大别山蜿蜒余脉里,孤屿浮在万顷碧水之间,远远望去,像一枚被遗落在湖面上的青螺。岛上没有村落,不通陆路,风来便是满湖浪响,雨落唯听茅叶萧萧。当年,这里设立观测哨,是为轰炸机部队凌空轰炸观测弹着点。守岛的只有一对年轻夫妻,丈夫是士官,妻子经组织批准上岛,建了“夫妻哨”。一座简陋的两层高脚屋,既是营房,也是他们的家。岛上没有电,一盏昏黄的煤油马灯,便是长夜里唯一的光亮和慰藉。湖风腥涩,湿气浸骨,岛上物资匮乏,淡水都要省着用,蔬菜得靠小船定期从对岸送来,遇上大风起浪,水路断绝,便是十天半月的与世隔绝。

那年中秋,我随工作组乘船登岛。船在浪里颠簸许久,才慢慢靠近孤岛。月色早早漫过湖面,清辉铺在层层叠叠的水波上。远远就看见哨所门前一盏马灯,昏黄摇曳,在无边的黑夜里格外醒目。脚下是湿软的湖滩芦苇根,踩上去咯吱作响。夫妻二人早已等候在岸边。丈夫一身军装,黝黑的脸上刻着湖风留下的粗粝;妻子衣着朴素,袖口挽起,手上还沾着打理小菜园的泥土。

小屋不大,屋内陈设简单,一张木板床,一张旧木桌,墙角堆叠着战备物资。桌上摆着月饼,是补给船捎来的,切得薄薄的,没有丰盛家宴,没有喧闹灯火,这几块月饼,便是孤岛中秋全部的仪式。女主人给我们倒上白开水,笑着说,岛上少有过节的滋味,每逢月圆,便望着对岸的灯火,想着远方的亲人。丈夫话不多,只是静静望着窗外的湖水,目光沉稳。

一轮满月悬在湖天之上,水天同色。四下寂静,只有湖水一遍遍拍打着岛岸,茅丛里偶尔传来几声虫鸣。夫妻哨的任务繁重,瞭望观察、记录投弹的落点坐标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白日里巡湖查哨,风吹日晒;晚间夜训还要轮流测报,哪怕是寒冬暴雪、盛夏洪汛,也不能有片刻松懈。妻子本可以留在岸上安稳生活,却甘愿随丈夫扎根孤岛。种菜、缝补、料理起居,默默扛起所有家务,让丈夫安心守哨。孤岛岁月,没有繁花与热闹,相伴他们的,只有湖水、星月,还有永不间断的岗位责任。

最让我们心头一震的,是关于他孩子的事——因为岛上与世隔绝,没有同龄玩伴,孩子平日里只能与鸡鸭相伴,而夫妻俩又忙于观测任务,无暇过多陪伴教导,以至于孩子到了该说话的年纪,却迟迟不会开口,只会模仿鸡鸭的鸣叫。那一刻,我们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原来所谓的岁月静好,从来都离不开有人在背

后默默负重前行。陈富良与他的妻子,甚至那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,都是这支负重前行队伍中最平凡也最伟大的一员。

我记得那晚闲谈,问他们苦不苦。丈夫只是淡淡一笑:岛总要有有人守,哨不能空着。妻子望向天边明月,轻声说,习惯了,看见这湖水,心里反倒踏实。十年光阴,三千多个日夜,他们守着一座孤岛,守着一方哨位,把青春交付给浩渺湖波。月圆之时,万家团圆,而他们的团圆,就在这座与世相隔的小岛上,在月下的哨所之中。陈富良曾感慨,在忙碌紧张的训练场上,是没有中秋节的。

后来,他被破格提干,出席全军英模大会时,这句朴素而铿锵的话,被记者写入报道,传遍军营。

今夜金陵满城灯火,人间烟火融融。再看中天明月,清光依旧,洒向千家万户,也洒向遥远的大官湖面。孤岛夫妻哨早已成为往事,哨所的旧屋或许已经改换模样。但那湖上月色,那盏摇曳马灯,那一对戍守湖岛的夫妻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世间的团圆有千万种模样。多数人守在闹市家中,亲人围坐,品饼话旧;而当年守岛人,以孤岛为家,以湖浪为伴,将个人的小家安宁,融入守护家国的大义。明月亘古不变,年年中秋,清辉遍照,致敬那些默默坚守、舍小家为大家的平凡守护者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南卫颤声道:“在下皆是北斗仙尊坐下的四方护卫。我是南卫司当成。”指着左侧鹰鼻壮汉道:“他是西卫史燕归。”又指向右侧小眼壮汉道:“他是东卫何天然。”瞧向地面道:“他是北卫刘肥。”

赵惜容咯咯笑道:“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,原来你们就是北斗帮的东西南北四个护卫!今日我算是长了见识了,北斗仙尊的弟子如此不堪一击,想必他的武功也高不到哪里去,他凭什么与我师尊齐名!本姑娘今日不与你们计较,带着你们的属下快些滚吧。”

南卫不敢顶嘴,瞧向东卫何天然,何天然急忙喝令众属下分作两边站立留出中间通道。

宗婉儿咋舌道:“原来两位姐姐是紫薇仙尊的弟子,本……我算是开了眼界了。”她本要自称女侠,但想到赵氏姊妹的身份自感羞愧,便改了口。

赵氏姊妹上车后,东方长年挥动长鞭驱使马儿继续前行。宗婉儿掀开帘布一角偷偷向外瞧去,只见荒郊之中道路两侧足足站了有一百余人。她坐回原位瞧向赵氏姊妹,眼中满是惊羨之色,心中盘算道:“启明仙尊与赵氏姊妹的师傅紫薇仙尊齐名,而启明仙尊败在了吕思之手,如此算来这小淫贼的武功至少与紫薇仙尊不相上下。他答应教我武功,我定当抓住机会勤加练习,早晚要在江湖之中闯出名头。”想到日后的风光她的脸上逐渐绽出笑容。

刘彩奎见宗婉儿的脸上突然绽放笑容,问道:“不知婉儿因何事开心?”宗婉儿瞧着她笑道:“我是羡慕两位姐姐的武功,若非亲眼所见,谁能相信仅凭惜容姐姐一人之力便将这一百余人降伏了。”

吕思放宽心道:“如此看来北斗帮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,到时我报起仇来正好少些杀戮。”

宗婉儿道:“你可不要忘记答应过我的事情啊!”

吕思道:“我记得呢,你和东方长年号称无影双侠,我正有一套轻功可以传授给你。”

宗婉儿不依道:“你不会只教我轻功吧?我可不想遇到敌人就只会逃跑。”

宗婉儿的话引得车内传出一阵笑声。东方长年掀起帘布探头问道:“诸位因何事发笑?”

宗婉儿娇斥道:“与你有什么关系,驾好你的车。”东方长年不敢顶嘴,急忙放下帘布转回身去。

游狮子山楚王陵

程海港

早就听说位列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,气温刚降下来,我便踏上了旅途。

从微山县到徐州,最近的地方只有50公里。一早驾车过来,先吃早点吃汤泡油条,这是当地名吃,入口便觉味道厚重,宛如徐州历史底蕴的丰厚。朝阳高挂时,我来到狮子山下,整座山在金色阳光下,增添了几分肃穆与神秘,这便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墓地。

刘戊,西汉宗室之后,其祖父刘交。刘邦称帝,封胞弟刘交为楚王,辖三郡三十六县之地。刘戊乃刘郢客之子,继承王位后,成为西汉第三代楚王,属地广袤,重权在握,坐拥尊贵与荣耀。然而,汉景帝“削藩策”的实行,刘戊心生不满。不满的种子一经萌发,便不可收拾,他将苦苦劝谏的相国张敖、太傅赵夷吾囚禁起来,与吴王刘濞勾结,掀起了一场震惊朝野的“七国之乱”。最终,兵败自杀,下葬于此。

狮子山楚王陵坐落于山腹之中,凿石为室,穿山为藏,规模庞大。以当时的技术条件,如此宏大工程,需要征调多少劳动力,又得劳役多少能工巧匠,我们不得而知,然而精细的甬道、众多的墓室,精巧的结构,无不诉说着两千年前先民的血泪劳作史。

陵墓让人印象深刻的,是墓主因反叛兵败自杀,却出土了金缕玉衣等众多珍贵文物。那件金缕玉衣,由4000多片和田白玉精工打磨并用金丝穿缀,陪葬的兵马俑有4000多件,还有镶玉漆棺、金带扣、玉卮……众多精美器物是墓主人跨越两千多年的执念,是对极度奢侈生活的渴求。汉景帝曾下诏:“黄金珠玉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……”黄金珠玉虽贵,终不如谷粟丝麻关乎生民根本。勤俭骄奢、胜败对比,可感铜鉴。

参观完毕,从墓室中走出时,眼前豁然开朗,台阶正中楚王刘戊策马挥剑的青铜塑像,还保持着征战的姿势,不知是为谁而战?

漫步于汉文化景区,历史沧桑感如潮水般涌来。遥想当年,刘戊身为西汉宗室之后、楚国之王,曾一度风光无限,掌控重权。然而,因一己私欲掀起七国之乱,最终自杀身亡。如今,规模宏大的陵墓,只能静静地被岁月的风雨无情敲打,见证着刘戊的覆灭,也沐浴着如今的盛世风光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无情地碾压过一切,曾经的风云人物,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,那些辉煌与落寞,都已成为过往云烟。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